

養	龍	人	L-7
也斯著		師	門
短篇小說集			



也

斯

養龍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藏

藏門

民衆日報叢書



民衆文叢
L-7

小說集
養龍人師門
也 斯 著

出版者：民衆日報出版社
民衆文化出版社

發行人：李 瑞 標

發行所：民衆日報社臺北管理處
長安東路二段112號之3二樓
電話：5224495・5224496

郵政劃撥：129374 號 鄭淑玉帳戶

行政院新聞局版臺報字第0015號
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1187號

印刷者：永 裕 印 刷 廠
臺北市西昌街168號
電話：3 8 1 2 2 6 4

初 版：中華民國68年11月31日
定 價：新 臺 幣 55 元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養龍人師門 目錄

第一輯

第一天·····	三
船上·····	一三
鯊魚·····	三三
象·····	五三
斷耳的兔子·····	七三
熱浪·····	八九
破碎·····	九七
病孩子·····	一〇九

波光·····	二七
---------	----

第二輯

李大嬸的袋錶·····	一四
蛾·····	一五
玉杯·····	一六
修理匠·····	一七
找房子的人·····	一八
雜技的故事·····	一九
養龍人師門·····	二〇
影印機與神話（後記）·····	二五

第一輯

第一天

早晨的太陽從外面照進來，照在一個胖胖的玻璃杯上。阿發驟眼看見那上面有一截虹彩。他眨眨眼，沒有。他眯起一隻眼睛再看，看到了：紅、橙、黃、綠……

「喂，」阿雄走過來，低聲說：「老闆正看着你。」

阿發連忙再眨眨眼睛，又用手去揉它。但沒有用。他感到耳根也熱了，一直覺得有雙眼在看牢他，即使是後來，當旁邊一檯人離開而他連忙走過去收拾的時候。

他拿着幾隻碟子走到後面去。剛推開門，廚房的熱氣和煎蛋的香味便迎面撲過來。他舒了一口氣。煎蛋的香味總是好的。他走到天井，把碟子照規矩放進紅色的膠桶中，瓷白的碟子和上面一絲鮮黃的蛋漬立即沉進灰色的皂液裏。

出來時，看到櫃臺上攔着杯餐茶。那個喚作阿權伯的站在旁邊，動也沒動。阿發看看單，是

七號桌，便把它拿過去。他順便瞄一眼老闆，噢，他沒有再看着他了，現在正在門邊專心煎他的漢堡飽。

阿發再看看剛才那杯子，現在只是個胖胖的玻璃杯，杯腳一環深棕的顏色是喝剩的茶漬。杯底還在桌面留下一匝匝棕色污漬。那人客正在看報。吃早餐的顧客逐漸散去。旁邊一檯一個穿綠衣的女人也離開了。

「禮拜！」阿權伯懶洋洋地向櫃面喚道。阿雄回過頭來，對阿發說：「這女人是瘋的！」阿發不相信。

「你第一天上工，不知道的事多着呢！」阿雄說：「她每天早上來，坐在那裏呢呢喃喃的跟自己說話。」

「剛才她看來不是沒事嗎？」阿發問。

阿雄說：「你只是沒留意。」

那看報的男子現在不看報了。他拿牙籤細心地剔牙。他們走過他座位旁邊，看見椅旁掉了一地的牙籤，阿雄看也沒看就跨過去，阿發忍不住，用腳把它們撥到椅底，心中還一面嘀咕：怎會有這麼骯髒的人！

阿權伯拉着阿雄說上星期的賽狗：「你說有什麼理由？第四場，誰想到——」

收銀的黃姑娘接口：「想不到你也有輸錢的日子。」

阿權伯哼了一聲：「誰說輸？我是沒贏沒輸。」

黃姑娘哈哈地笑起來。阿雄轉向阿發：「你賭不賭狗仔？」

阿發搖搖頭。

阿權伯斜眼看他一眼，說：「我看你的樣子是不賭了，好仔嘛！」

阿發漲紅了臉分辯：「不是這樣……」

但阿權伯沒理會他。只顧跟剛進來的老闆娘招呼。阿發這才是第一次看到老闆娘。她現在正在門邊。老闆就站在那裏煎漢堡飽的肉餡，沾了油的深棕色的牛肉餅發出點點亮光；機器上的香腸正緩緩轉動，一切看起來又熱又軟又可口。老闆娘正在跟老闆低聲說話，好像還在笑。阿發覺得她看來像一個和藹的婦人。

收銀的黃姑娘問阿權伯：「你們今晚去不去看軍操？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香港節第一日的開幕禮嘛。在政府球場。電視昨晚也介紹過。」

於是他們就談起軍操的節目來。

「開飯了！」阿雄從裏面出來時說道。他對阿發說：「趕快吃飽飯，中午有你忙的。」

阿雄坐在飯檯旁，說：「唔，今日煲豬骨湯！」他把腳攔到對面的椅子上，深深舒了口氣。阿發想學樣，但他的腳太短，攔不上對面的椅，但他還是學他的樣子：深深舒了口氣。

×

×

×

×

中午十二點半鐘左右開始，生意真正忙起來了。人們一批一批湧進來，先是一羣羣的女工，然後是附近寫字樓的白領，然後是穿藍衣的機器技工。一個人剛站起來，另一個人立即坐下去。阿發走來走去，覺得有點熱。頭髮中癢癢的，還有身上的熱氣，夾着以前不曉得由誰穿過的白色號衣裏的氣味冒上來，薰得人熱昏昏的。四周都是鬧嚷嚷的人聲。阿發捧着咖哩牛肉飯和鴨腿麵出來，放到兩個不同的客人桌上，然後又收去咖啡杯和盛三文治的碟子。又有人走向櫃面結賬，於是他又高聲叫出多少錢。然後，他招呼新進來的人客坐這個或那個位；給那邊的人拿茄汁或鹽；收回杯碟以後，再出來清理另一張桌，用一塊抹布，抹乾淨桌上的骨頭、污漬和捏皺了的紙巾……

阿發覺得熱。他解開衣服上扣着的幾顆鈕扣，學阿雄的樣子。他帶着羨慕的神色，看阿雄一次捧起一大堆碟子再加上三四個茶杯，還有茶匙、刀和叉。那簡直了不起。可惜，阿雄不小心，一下子失手，最上面的小碟子掉下來。老闆剛好在一旁，立即就生氣起來。阿發看見那碟子，那只是很小的碟子。可是老闆罵人了。他說「你們只懂打破東西」、「你們只懂拿東西吃」。他不

斷說「你們」，「你們就是這樣的」。阿發覺得連他也被罵在內，雖然他並沒做過什麼，他感到一陣委屈。

×

×

×

×

下午，門前那幅陽光漸漸地淡了。倚在櫃臺旁邊的阿雄打了個呵欠，阿權伯跟着打呵欠；好像傳染一樣，阿發也打了個呵欠。

坐在櫃園內的黃姑娘嘆噓一聲笑出來。正坐在一旁看報的老闆抬起頭來，瞪他們一眼，又把頭埋進報紙中。他拿着一支紅筆，正在點賽狗的貼士。

阿權問：「有什麼合意的？」老闆沉吟一會，把報紙遞過去。阿發正站在旁邊，老闆把報紙揚揚，他只好接過來遞給阿權伯。阿發後來發覺，報紙的油墨和紅墨水的污痕，在他手上留下紅黑黑的斑跡。他用另一隻手去擦。這時阿雄卻推推他說：「喂，汽水車來了！」

他不曉得該怎樣做。阿雄走到後面，他也跟着去。阿雄搬汽水盤，他也搬。地上有幾十個汽水瓶，不同樣子的汽水瓶，有些清潔，有些骯髒，他喜歡圓胖而清潔的那種，把它們選出來放進一個盤中。阿雄卻罵他：「趕時間，還玩什麼！」一把拿所有的瓶全塞進一個盤中，讓它們無分彼此地擠在一起了。

阿發捧着汽水盤出去，捧上汽車，又把新的一盤汽水捧進來。新的汽水盤重得多。阿發吃力

地捧起來，把它們放在剛才那些舊瓶的位置。搬完了，阿雄坐在一旁喘息。他低著頭，臉色有點蒼白，正用手去擦眼睛。阿發問：「你怎麼了？」阿雄不耐煩地搖搖頭，沒有回答。

阿發也有點累了。他走出去。有個人客進來。老闆看阿發一眼。他只好走過去招呼。

「奶茶，油多。」那人說。

他寫了單。站在人客座位旁邊的阿權伯卻始終沒有挪動身體，只是專心地看報上的賽狗貼士。

「唉，」阿權伯說：「這星期真難賭！」

又一個人客進來，阿權伯仍沒動，阿發只好又過去招呼。

過一會，「噓！」有人在後面喚他，是阿雄，他走過去，阿雄指指放在柱後面一個碟中的幾塊烤麵包。阿發有點餓，拿起一塊便吃。吃了一半，想起來，開始有點擔心，便伸出頭去看——老闆還在低頭看報，看不見他們。但阿發猛然想起今天早上的事，老闆罵道：

「你們都是一樣的！」

現在他果然也是一樣了。他忽然感到喉中好像哽住了什麼，吞不下去。他的牙齒還在機械地嚼，但卻沒有了滋味。阿雄再推推他，指着碟中剩下的另一塊麵包，他搖搖頭，說自己不餓了。

阿發倚在柱旁，低頭揣揣自己的白衣。這件別人的衣服就是太濶，不合他的身。在那邊，又一個人進來。他想走過去，立即又停住腳。不，他認錯了。那不是人客，是老闖娘回來，她就坐在老闆的對面。他們低聲說話，好像在討論什麼重要事情的樣子。阿發望着他們，然後轉過去看牆上紅色和黃色的標貼；一頭蒼蠅緩緩地在檯面飛過，他的視線隨着它。它從窄窄的隙縫中飛進放杯的玻璃櫃，在裏面胡亂地碰撞，碰在充滿斑漬的玻璃面，在狹隘的空間轉來轉去，再也沒法飛出去了。

一陣拔尖的聲音打破了這沉默：「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！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！」那是老闆娘的聲音。每個人都轉過去看她。

她繼續說：「你要我替你做牛做馬。你卻拿錢買手錶送給她……」她漲紅了臉孔，粗厚的嘴唇一開一合，吃力地喊着。老闆壓低聲音，好像在勸她。

「爲什麼不要說？」她大聲說：「告訴你，我也會畫上眼線，我也會着高履、穿短裙……」她的聲音也沙啞了，好像在哭的樣子，他沒想到他們會是這樣子的。

阿發不曉得該怎樣做，他茫然看看周圍的人。黃姑娘正低下頭計數，假裝看不見；阿權佯用報紙擋着自己，從旁邊可以看見他臉上帶着嘲笑的神色；而阿雄則正站在後面的柱旁，低着頭，很疲倦的樣子，好像對前邊發生的事一點也沒留意。

有一檯客人離開了。阿發連忙走過去，寫了單。收起碟子，拿進廚房去。他險些踢着了一把掃帚，他這才注意到：溝渠旁邊有一堆堆吃剩的飯、有些魚骨、廢紙屑、紙盒、吃過的雪糕杯、幾根鐵絲，就扔在那裏。他剛才可沒注意到這些殘破的東西。

等他再回到外面。老闆娘已經走了。老闆的臉色有點陰暗。阿權伯也不再看報，站起來，開始準備爲晚飯的人客擺位。

×

×

×

×

阿發揉着自己的手肘。剛才晚飯時忙一陣子，手有點酸。或許因爲是第一天工作吧，他想。這還算好了。剛才阿雄拿杯子的時候，就不知是手顫還是什麼的，險些又把杯子掉到地上。阿發可有點替阿雄擔心起來，阿雄不曉得爲什麼，好像總是很疲倦，現在正挨在後面座位的旁邊。

但阿發沒多久又想到別的事情上去。他抬頭看看鐘，想想，還有半小時就放工了！想着踏出這門口，回家去，那該是多麼舒服呵！

老闆不知什麼時候已離開了。而坐在櫃圍的黃姑娘正在跟阿權伯談今晚的節目，說軍操是如何熱鬧，如何好看！她說起來就說個沒停。而當她說完以後，阿權伯則開始說他自己賭錢的戰績。他並且慫恿黃小姐這星期也投注幾塊看看。他們談起來，真是說個沒完沒了。

後面又有一桌人客離去了。阿雄不在，阿發便去收拾杯碟。他推門走進廚房去，後面天井已經是黑沉沉的一片。他把杯碟放進水桶中，看着白色的杯碟緩緩地沉入灰黑色的皂液裏。風吹來。他感到有點寒意了。

他走進廁所，推開裏面的門——裏面原來有人，忘記了鎖門，那人立即推上門！但在一瞥之下，阿發還是看見了：那是阿雄！阿雄坐在裏面，好像正在吸食一點什麼！阿發嗅到一陣奇異的氣味。

阿發踉蹌地推門出來。走到外面，黃姑娘和阿權伯還在談賭錢。阿發卻感到自己的心在跳，他窺見了別人的秘密，窺見了一些他還不該知道的东西。他不大清楚，事情是不是他想的那樣；他記得阿雄那張青蒼色的臉孔，他吸食一點什麼的姿勢、那濃烈的奇異的氣味！這些印象，鮮明地留在他心中。

他一直走到大門的旁邊才停下來，好像要離開剛才那惡劣的印象越遠越似的。他的心一直在跳。在門邊，食櫥黝黑的鐵板上只剩下幾塊賣剩的漢堡飽的肉餡，顯得又乾又癟。在另一邊，黃姑娘和阿權伯還是吱吱喳喳地說着話，阿發一句也沒聽進去。

要等阿權伯拍拍他的肩，他才曉得原來他們正衝着他問話。

「什麼？」他仰起頭來。

「我是問你，」黃姑娘說：「第一天上工覺得怎樣？」

「沒有什麼。」阿發搖搖頭，擠出一個笑容。他抵着門外陰暗下來的天色站在那裏，笑得有點恍惚，有點慌張。

一九七四年